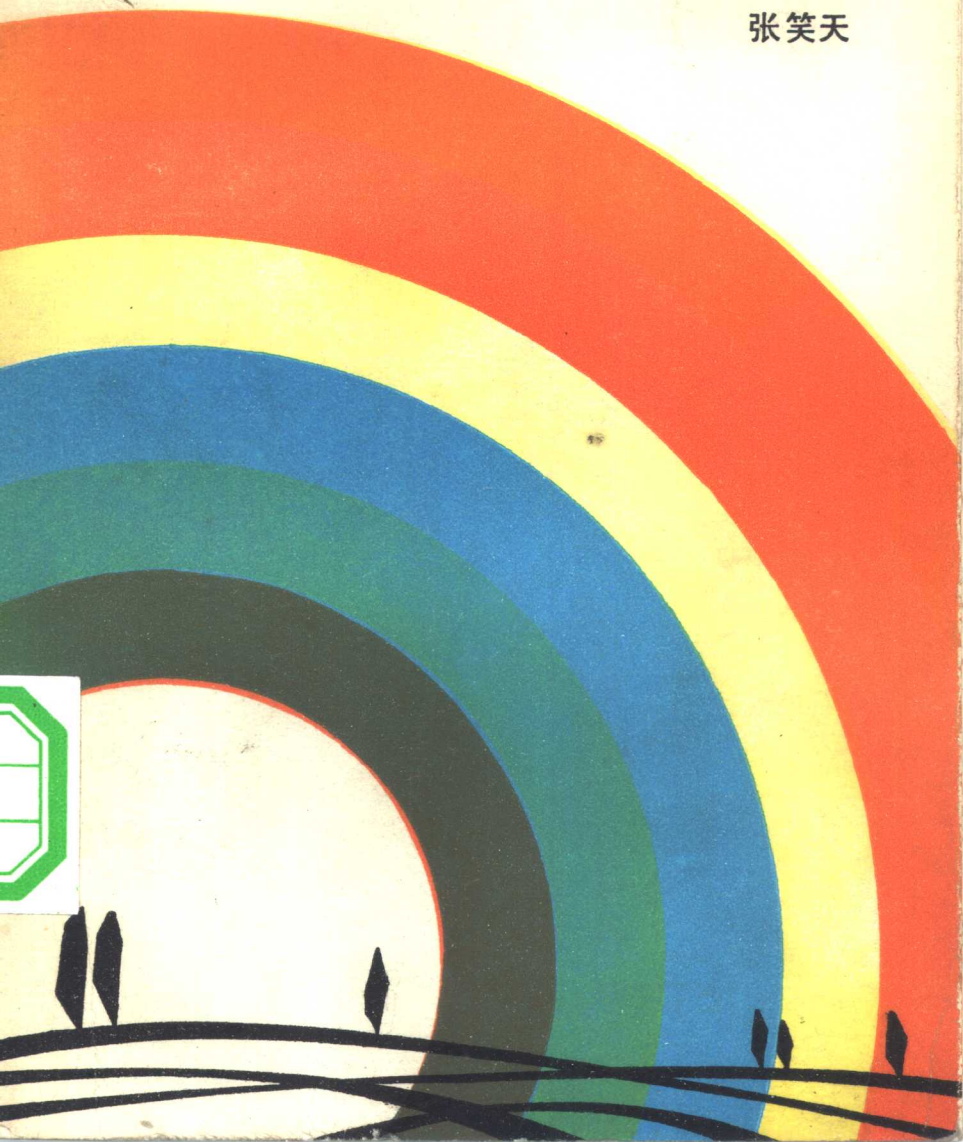




0016978

春之烦恼

张笑天





2 039 1684 2



0016978



春之烦恼

张笑天中篇小说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章桂征

责任编辑：赵宝康

春 之 烦 恼

张 笑 天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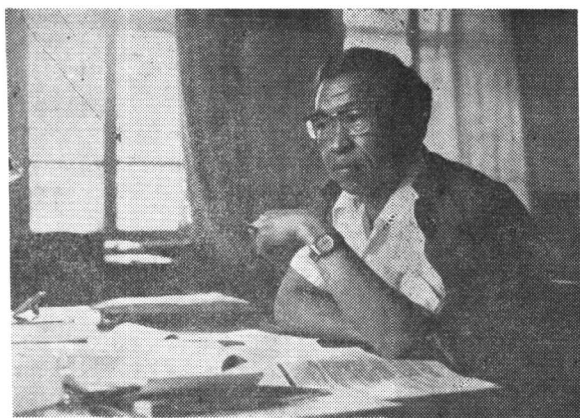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 $\frac{7}{8}$ 印张 6插页 245,000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660册

统一书号：10091·894 定价：0.95元



目 录

序.....	从维熙 邓友梅 (1)
家务清官.....	(3)
公 仆.....	(86)
忘 忧 草.....	(176)
春之烦恼.....	(295)
跋.....	(375)

序

——为笑天同志中篇小说集《春之烦恼》而作

从 维 熙 邓 友 梅

“四人帮”寿终正寝以来，文坛上崛起的作家为数不少，若以作品的产量以及题材的广度而论，笑天同志则居于全国之首。短短三年多的时间，他先后发表了十七、八部中篇小说，还出版了《永宁碑》和《爱的葬礼》等三部取材于历史和现实的长篇小说；与此同时，他还陆续发表了十余部电影文学剧本，仅开拍的就有五、六部之多。

如果仅用“精力旺盛”和“年富力强”来探索笑天同志的创作道路，或用“才思敏捷”以及“天赋厚实”等词汇，来解释发生在笑天同志身上的文学现象，那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文坛上“年富力强”和“才思敏捷”的佼佼者，多如天上繁星，但在创作产量和作品表现的生活幅度上，都是很难和笑天同志媲美的。

何以产生上述现象？我们认为这和作家对生活的艺术感受能力不可分割。一个作家，对生活敏感的程度，应当象一株含羞草；生活对自己的任何触动，都该锐敏地传导到艺术神经。而笑天同志具备这样的素质——这是他创作丰收的根本渊源之所在。

当然，仅仅具备这一素质，不一定能使笑天同志在文坛上崛起；文学创作是极其艰苦的事业，很难设想，一个饱食终日的懒汉，即使他是绝顶天才，能在文学上有什么作为？只有勤奋自勉、挥汗耕耘的人，才能希冀着秋天的收获。他曾在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中写得十分清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这也许就是笑天同志一幅自画像了。他从上初中时，就想成为一个作家，直到步入中年人的门坎，笑天同志才真正步入文坛，可以想象，在登攀的路上留下他多少心血和汗滴……

今年夏天，我俩有幸和笑天同志在一个海岛上相遇。由于他性格豁达，不忌玩笑，我们曾喻他为“怪才”。这不是一句贬语，而是对他创作特点的一个概括。我俩曾目睹他笔下如行云流水，一日之内，写成万余字的短篇小说。不但文稿清清爽爽，而且很少有丢字漏词及涂抹之处。文思的彩翼在稿纸上展翅飞翔，使同行们为之目瞪口呆。

不承认笑天同志的“怪才”是不现实的，但宇宙之间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笑天同志的长处之中也蕴藏着一定的短处和不足。我们希望笑天同志在今后的创作中，能以鲁迅先生“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教诲为创作的座右铭；待酒浆在腹中凝成陈酿之后，再喷发而出，奉献给饮者，味儿可能会更为浓烈一些。

我们预祝笑天同志有更好的作品问世，我们在京华翘首以待。

一九八一年十月于北京



家务清官

她怕成为“内阁大学士”夫人

北方的春天年年姗姗来迟，今年的春寒更长得恼人。直到五月半，夹道的紫丁香、白丁香才刚刚绽苞吐红。若是往年，这早晚梁家门前那条东西走向的朝华路，早该灌满丁香花那淡幽幽的馨香了。

这个春天，杨青蔚过得极不舒服。气温不正，时常感冒，这还是次要的，还总觉得心上憋闷。尽管眼见院前的杨柳一天天返青泛绿，她心上却莫名其妙地有几分秋日的肃杀味道，也许是日趋暮年的缘故？不，她只能算中年，今年才四十八岁。

她是个公认的“巾帼英雄”，在市委一级干部群的夫人当中，常被别人开玩笑地称为“皇后”，除了她年轻、长得标致而外，她办事有魄力、有风度，确实有点“大家子气”。

杨青蔚如今虽说是徐娘半老，却是风韵犹存，看上去不

过三十五、六岁光景。她的级别虽说在夫人群中是最低的，可是文化水平最高，是大学毕业生。她常常抱怨级别太低，如果从嫁给梁羽那天算是参加革命，那也有二十几年了，至今连个十七级都没混上，一到按级传达文件时，她准要发一顿牢骚。当然，她的实际级别是另一回事，那总不是名正言顺的。

杨青蔚一九五三年以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专门学心理学搞儿童教育的，毕业后仅仅在教育部小教司当了半年科员，便托病辞职了。真实的原因是她在那年秋天嫁给了普教司司长梁羽。直到后来调到外省来，她才又恢复了公职。

“就业自由”，对杨青蔚来说那是充分得到体现的，她先后换了好多工作，省图书馆固然清闲，但过于冷清；教育局虽然是本行，却没什么意思；监委倒是有权，太得罪人，她不喜欢到处核实、调查，去给人家办丧事。最后，她总算找到了一个她自认为理想的工作，在市委办公室当秘书。名义是秘书，她根本不会去为哪个干部起草文件、发言稿，也没有哪个首长轻易敢劳动她的大驾。于是她成了实际在家办公的人。为这事，梁羽同她争执过，梁羽认为她未免有点“特殊”。可是杨青蔚有王牌，她可以一次甩给丈夫一摞子“诊断书”，什么是“美尼尔式综合症”，梁羽闹不明白，官不差病人，只好由她去“病休”。

杨青蔚是那种“消息灵通”并且“通常可靠”的人士，她关心的事情也够广泛的了，常常为得到一点“确切消息”而坐卧不宁。七六年十月上旬，“四人帮”倒台的风刮到这里时，她就为打听这个准信东奔西跑过，她还特地长途跋涉三

百里，去给干校的丈夫及其伙伴们报喜。须知，那时《人民日报》还没有发布新闻消息呢。

现在，她又有点坐卧不宁了。

她看看腕子上那块方形金壳鹰牌坤表，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到了丈夫梁羽下班的时间了。左邻右舍不时地传来红旗牌、上海牌小轿车的柔和的、圆润的喇叭声（她的耳朵有灵敏度很高的辨别力，分得清各种型号车子喇叭的音色）。这就是说，“马拉松”式的市委常委会总算结束了——谢天谢地，差不多连轴转开了一个礼拜。

杨青蔚叫保姆把刚从山西寄来的小枣洗了一盘子，加上糖放到高压锅里去蒸。梁羽顶喜欢吃他家乡的小枣，可惜现在一口假牙咬不动了，只能吃枣泥酱。

杨青蔚亲自把客厅里一张看上去很别扭的高背硬椅子搬到暖气包前，在高几上摆了点儿点心。唉，梁羽有个叫妻子最不满意的怪癖，从不坐软沙发，从不睡席梦思床，进城三十多年了，这土八路的“游击习气”就是改不掉！

一线夕阳残晖从客厅西面的窗子上射进屋来。杨青蔚从沙发上站起来，觉得有点凉，拿起一件毛外套披上，看了看温度计，只有十五度，她皱着眉尖冲厨房里的保姆喊道：

“去关照锅炉房一声，送点暖气吧，你不觉得有点凉吗？”

三十几岁的保姆宋双姐答应一声，扯下围裙，从厨房里跑出去了，一点声息没有。她家是不准穿硬底鞋的。

门外还没有响起丈夫那台皇冠车的咝咝的行驶声和双簧管一样悦耳的喇叭声。杨青蔚下意识地抬起腕子看看表，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她走到角橱前，那里摆着三台电话，红、绿、黑三种颜色搭配得很协调。她拿起黑色耳机子，这是直通常办、机关的内线。

梁羽不在办公室、不在会议室，也不在他们开会的梨花邨宾馆。

她又找梁羽的秘书高冲：高冲也不在。

杨青蔚不觉叹了口气。

无言的叹息往往包容着许许多多复杂的、难以说清的心事啊！两个钟头以前，她还和高冲通过电话，问过会议情况，她在电话里问得很隐晦，也许只有高秘书听得懂：“小高，有眉目了吗？会不会去当内阁大学士啊？”

高冲大概正忙着，对于杨青蔚这故作轻松的问话并没有用诙谐的语气回答，他只是简短地说了这么几句：“几句话说不清，晚上我告诉你。”

放下电话，杨青蔚心里格登一沉。听高冲的口气，象是不那么乐观。该死的老头子，别是他傻呵呵地叫人家卖了吧？这是她最担忧的事。在她看来，梁羽不完全属于那种理智的人，偏重于感情，这是他文化大革命期间比别人多吃了不少苦头的原因，用杨青蔚的话来说，丈夫缺乏大政治家的气度，倒更象个书生。在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杨青蔚总是试图潜移默化地用自己身上那种自诩的政治家的气质来影响他，可是收效甚微。这在妻子看来，实在是诸多悲剧的起因。譬如，一九六九年三结合的时候，有一个造反派组织提出了梁羽当三结合的人选，于是把他从五七干校找回来，让他亮相表态。造反派头头和军代表把写在纸上的三项条件推

给他，那意思是再明确不过了，只要梁羽签上字，表示完全拥护，就亮到革命领导干部行列里去了。那三条是：一。承认不承认红色造反者总部二月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二。承认不承认把原省委第一书记肖朋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正确的？三。承认不承认前市委班子是烂掉的资产阶级黑班底？

梁羽摇了摇头，说得很简单：“看不出来。送我回干校去吧。”

当然没那么便宜，三结合没结合上，干校也暂时没资格回了，他被送到劳改农场去了。

为这件事，杨青蔚一提起来就埋怨他：“都是你，嘴硬皮肉受苦，连毛主席都说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你高明？结果怎么样？你自己罪上加罪不说，我们又跟你多遭了几年罪。”

每逢这个时候，梁羽总是叭哒着大烟斗毫不介意地说：“说假话，还叫什么共产党？”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杨青蔚看来，老实、厚道得过分，就是无用和吃亏的代名词，她为此不得不凡事都得给梁羽参谋一下。可这个梁羽又最讨厌枕边风，好多事儿压根儿不在她面前讲起，如果不是高冲秘书充当诚实的“谍报员”，那她杨青蔚的才干真的要无法施展了。看来，她把亲侄女嫁给这个干练的高冲是绝对正确的，等于在梁羽身上安了个窃听器！

近几天来她心神不宁，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她早就从高冲口中知道了常委正在酝酿召开人代会、政协协会的事。既然

市一级要设人代会的常设机构了，自然要有人去专职当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她有一种预感，这差事怕要摊到梁羽头上。这还算好的，若是连这么个主任都捞不上，派他去当个有职无权的政协主席，那才糟糕透顶！

于是杨青蔚借用了这个词，把这些她视为闲散官儿的职务一律称为“内阁大学士”，官级不小，实权没有，在她看来，那还不如当一个副食品商店经理来得实惠。

市里和她丈夫级别、资历不相上下的人，有二十几个，为什么杨青蔚偏偏有这种不祥预感呢？这有几个原因。一来她认为别人都比梁羽有心计，不会那么听摆布，她敢保证，只要有一个人提出“让老梁主持人代会怎么样？”恐怕第一个附议、赞成的就会是他自己，这个人从来不讲价钱！去年要派一名常委到一座新建的露天煤矿去蹲点，在场的人，有主管工业的，有年轻力壮的，却偏偏派了他去，他当时血压高达二百八十，还是一声不吭地去了，直到心脏病发作，差点死在那里。事后省委第一书记肖朋为这事还埋怨过梁羽呢。第二个原因，怕要是取决于客观原因了。梁羽今年满了六十八岁，在市委班子里年龄不算最大，也是名列前茅了。当然年龄大精力充沛又当别论，这几年，他显著地衰老下去，冠心病、青光眼、风湿性关节炎、胃溃疡、骨质增生，……他差不多成了疾病百科全书！他不得不被全家人管制起来，戒了烟，戒了酒。而且，连杨青蔚都得承认，他实在老了，由于青光眼的障碍，看上半小时文件（还是大号字的）就眼痛、头痛得支持不住，常常得由高冲念给他听。

杨青蔚有一种直感，很有可能把丈夫的椅子搬到人代会

或政协去，职务不降、地位不低。前几天梁羽在江南的一个老朋友来信说，他当选了省人大常委会的主任。这是个不太妙的信号，梁羽的那个朋友，恰恰是身体糟透了的，他差点叫“四人帮”折磨得死在监狱里。

时钟打了整整六下，屋子里的温度上来了，可是梁羽踪影全无。

杨青蔚走出门来，经过铺着白色鹅卵石的甬道，走到院外来。

路灯早早地亮起来，照着街道两旁的丁香树。这条朝华路十分幽静，一来是远离闹市区、工业区，二来这条街道两侧是省市委部长以上干部的住宅区，平时本来也清静不杂。

正在杨青蔚向朝华路东口张望时，一辆米色伏尔加牌卧车从西面驰来，轻捷地在她背后煞住车。她一回身，车里响起一串咯咯的笑声。她细一看，原来是她的小女儿梁塞北，抱着一台“三洋8585”型号的立体声录音机从车里钻出来，录音机还在唱着，是她有点听厌了的邓丽君的曲子：《想你断肠》。

司机探出脑袋向杨青蔚点了点头，把车子开走了。杨青蔚不大认得这司机，却认识这台车，是市委刘书记的车子。不用问，塞北又到刘家去参加什么家庭舞会了。

杨青蔚板起面孔说：“又去跳舞了？整天拎着这么个玩艺儿，咿咿呀呀的，将来你可怎么好？难道一辈子东游西逛？”

梁塞北撒娇地一歪脖，说：“那怎么办？若不，送我到乡下去插队吧？”

杨青蔚拿她没办法，只好说：“去吃饭吧。你小心点，一会你爸爸可能回家来，叫他碰上你整天玩这玩艺儿，又得训你！”

塞北不以为然地一笑，说了句：“我才不怕他那僵化、半僵化呢！”说罢边向院里走，边随着录音机的曲子哼唱：“……泪汪汪，心茫茫，你到底在何方……”

望着女儿的背影，杨青蔚一下子触动了心事，她有点犯起愁来。拿塞北来说，中学毕业了业，大学考不上，工人不想当，更不要说伙同街道待业青年去开油条浆子馆、卖大碗茶了！梁羽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刀枪不入”。你同她讲老传统，她就嘻皮笑脸地反驳：“我若赶上那时候，我也能吃草根、树皮。现在不是那时候了，干嘛总叫人回头看？应当往前看！”她还闹了个有理！你若教育她认真学点真才实学、对国家贡献点力量，她就唉声叹气：“爸爸还想叫我再吃二遍苦吗？当了这么多年黑帮、狗崽子，也该沾点好光了！”

这真叫刀枪不入、软硬不吃，她好象要下决心吃爸爸一辈子了！说实在的，有不少象塞北这个年龄的孩子，真感到奋斗、花血汗是傻瓜。她早已享受到了现代化生活的乐趣。别看她是个“无业游民”，好多象样的小伙子向她投情书呢！她无须象别的青年人那样去为每月三十几元而卖力气。

杨青蔚当然不会叫女儿这样任性下去，她正在为她想办法，考不取大学，走后门弄个“走读生”也行，混个文凭总会有个“象样的”职业。

杨青蔚所以忧虑，因为她明白，塞北如果没有一个好爸爸，想不去卖大碗茶也是不行的。唉，她什么都不懂，只会

埋怨她爸爸是“僵化、半僵化”！

梁塞北这句话说得杨青蔚心里很不好过。“僵化、半僵化”，是梁塞北和她二哥梁北平给他们父亲起的绰号，当然是讽刺爸爸思想不够解放了。这使杨青蔚记起她妈妈春节时从天津赶来过年的情景，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围在客厅里包饺子，塞北急着要到女友家去参加“家庭舞会”，就想快点包完了事，她抱怨地说：“干脆买一架包饺子机器，象饭馆那样多省事……”当时梁羽说：“你真想得出来，这也叫思想解放？等你们这一茬人解放到躺在床上望房梁掉馅饼时，大家就都该扎脖子了。”塞北当然不服，后来还是她二哥梁北平替她出了气，回了爸爸一句：“爸爸这叫僵化、半僵化。按你的逻辑，我们应当毁掉一切现代文明，回到使用石刀、石斧的时代去，顶好是再回周口店……”塞北的姥姥觉得女婿可怜，她叹口气说：“唉，这当权派哟，可是不如从前好当咧！挨斗那工夫，叫顽固不化，这早晚又来个什么僵化、半僵化，这可怎么好？”头脑清楚的杨青蔚不等别人反应过来，马上接住了话茬：“这不是又提出选拔中青干部了吗？总有一天，又得嫌老干部老化了，看来，只有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一条道了……”这话引得一家人哄笑不止。

如今想来，年三十夜里她纯属开玩笑的话，还真有几分应验了呢，她感到可怕。政治风云的事，常常象环路电车那样，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地。“四人帮”那时候，不是搞过“双突”，搞过“火箭干部”吗？

有谁能料到，刚刚开过的中央五中全会上，又把这档子事提起来了呢？自信有着敏锐政治神经的杨青蔚感到这是几

发信号弹，用不了多久，就会以各种方式提拔一批年轻干部，位置是有限的，当然势必要一些老干部腾出位子来。唉，假如她的梁羽不是六十八，而象自己一样才四十八，那该有多理想啊……

杨青蔚胡思乱想了一阵，终于没有盼到皇冠车的影子。晚上外面还有点凉浸浸的，她又回到了屋子里。

“夫 人 外 交”

杨青蔚没等进门，保姆宋双姐脚步匆匆地走出来。她料定是有电话，急忙问道：“是老头子的，还是高秘书的？”

宋双姐摇摇头说：“还不是那些挖门子盗洞的讨厌鬼们！”

杨青蔚有几分失望。她知道，保姆称为“讨厌鬼”的人们，都是有求于她的。尽管平素杨青蔚以此为荣，现在因为急于盼丈夫的消息，就不那么兴高采烈去接电话了。

客厅里，同时有两台电话在等她。

杨青蔚一手抓起一个耳机，左右开弓地交代、吩咐完毕，懒洋洋地扣上了耳机，嘟哝了一句：“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值得找我。”

她在沙发上小坐了片刻，刚要起身到餐厅去吃点什么，门铃响起来。

杨青蔚以为是梁羽回来了，连忙扯着喉咙向厨房大叫：“双姐，快去开门！”

过了一会儿，宋双姐带着一对中年夫妇走进来，男的手